

# 含弓戏《刘二姑吵嫁》的喜剧性构建

刘 畅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 合肥 230601)

**摘 要:**对含弓戏传统剧目《刘二姑吵嫁》的喜剧性的构建进行分析,认为含弓戏《刘二姑吵嫁》使用喜剧表现手法中的“计谋”来表现戏剧冲突,塑造了富有鲜明喜剧性格的人物形象,以及大量运用通俗口语化的喜剧语言,展现出了强烈的喜剧性。因此,《刘二姑吵嫁》成了含弓戏的经典作品之一,拥有着十足的艺术审美而影响深远。

**关键词:**含弓戏;《刘二姑吵嫁》;喜剧性

**中图分类号:**G112;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7)03-0083-04

含弓戏(原名含弓调)是在含山瞽目艺人操弓卖卜兼唱滩簧曲艺形式上逐步演变而来<sup>[1]</sup>。当时,瞽目艺人走街串巷,以卖唱为生。据含弓调传人俞孟兴口述:“早在嘉庆年间(1796年),含山一带的瞽目艺人在卖卜的同时就兼唱滩簧。”<sup>[2]</sup>《刘二姑吵嫁》正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那些瞽目艺人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根据当地的民间故事积累编创出来<sup>[2]10</sup>。戏剧情节是,有钱无势的土财主刘有贤想将女儿刘二姑许配给邻庄有钱有势的胡三俏为妻,而刘二姑自小和家境贫寒,但为人忠厚老实且吃苦耐劳的同村小伙何三孝一同长大,吵着要嫁给何三孝;刘二姑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通过送元宝,买通算命先生和媒婆,在父母、媒婆之间机智周旋,最终在轿夫的帮助下如愿以偿。

喜剧性作为审美的范畴之一,是戏剧的灵魂。喜剧的笑,来自喜剧性<sup>[3]</sup>。一部优秀的喜剧作品,它在戏剧冲突、人物性格,以及在事物的转化等方面,都极富喜剧性。下面就通过含弓戏《刘二姑吵嫁》的戏剧冲突、人物形象和语言三个方面来展现其喜剧性的构建。

## 一、使用喜剧表现手法中的“计谋”来表现戏剧冲突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康德说过:“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撼动人心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悖理的东西存在着。”“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

无的感情”<sup>[4]</sup>。由于戏剧冲突起着带动剧情发展的作用,因而在一部作品中,往往戏剧冲突首先可以最直观地反映出一部作品。在含弓戏《刘二姑吵嫁》中,使用喜剧表现手法之一的“计谋”,将作品中的戏剧冲突体现在以刘二姑为代表的追求自由爱情和以刘有贤夫妇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下包办婚姻制度的抗争过程中。而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了丰富的喜剧性。

含弓戏《刘二姑吵嫁》紧紧围绕“吵嫁”这条主线,使用喜剧表现手法中的“计谋”,将戏剧冲突分别在“吵嫁”“回头轿”与“闹洞房”三场情节中展开。第一场“吵嫁”。一开场,刘二姑就自报家门,表现出自己的身世、喜好、个性,当看到窗外迎亲队伍时,春情荡漾的她,于是决定去堂前和爹娘吵闹。当个性十足又渴望爱情的刘二姑遇上自己一心想攀高枝获得权势的父亲,戏剧冲突由此产生。刘二姑来到堂前,她并没有直接向父亲提出嫁人的要求,而是通过试探、撒娇等一系列行动问其父亲外面为何如此热闹,从而顺理成章提出“嫁女儿”。然而没想到父亲却以“娶媳妇”并不是“嫁女儿”为由,展开与刘二姑的争论,最终刘二姑说服父亲,但冲突并没有就此结束,当父亲要求请算命先生时,刘二姑急切跑出家门亲自去寻找,这一细节也从侧面表现出了刘二姑不愿被封建礼教束缚,她反对封建伦理,追求自由爱情。而算命先生以及后来媒婆的出场,可谓是对冲突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正是因为有了算

收稿日期:2017-02-16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江地区稀见剧种保护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AHSKY2014D121)。

作者简介:刘 畅(1992-),男,安徽巢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间戏剧与地域文化。

命先生,才使得刘二姑在“吵嫁”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刘二姑找来的是她用元宝收买的算命先生,目的是让他算假命使自己可以顺利嫁人。也正是由于算命先生的表现,让人看到了刘二姑从起初“想嫁”到如今“吵嫁”的过程,而刘有贤夫妇在听了算命先生的假话后,那种信以为真的表现,被算命先生和刘二姑设下的圈套牵着鼻子走的过程,使全剧增添了浓浓的喜剧色彩。当媒婆出现,剧情才会出现新的进展,刘二姑顺利实现出嫁的愿望,却要嫁给并非自己所爱的胡三俏,可谓将剧情推入了一个深渊,让人遐想。

第二场“回头轿”。当轿夫得知媒婆让他们将花轿抬去胡三俏家时,两人感到惊讶。而作为被封建势力残酷压榨在社会最底层的轿夫,他们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既然不便明说,那么在刘二姑去往胡三俏家的途中,轿夫便一点一滴通过试探来了解刘二姑以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人家郎君生的标”“我的郎君也不丑”“他是有名的胡三俏”“他不是三俏是三孝”<sup>[5]</sup>,在一来一回的对话中,轿夫终于得知其中的隐情。但是多次善意地提醒并没有让刘二姑警觉,最后轿夫只好用“新娘子,就怕你过门吓一跳,小燕子遇到了秃老雕”<sup>[5]93</sup>来提醒刘二姑。而此时刘二姑心中也逐渐产生疑惑,当再三询问轿夫无果,便提出了返轿而归问父母的决定。通过两者的对话能够发现作品并没有直截了当的让轿夫询问并告诉刘二姑嫁于何人,而是以侧面暗示的方式,使剧情增添悬念的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喜剧效果。回到家后,面对刘二姑的连番发问,刘有贤夫妇无言以对,看似抗争之路即将有了新的进展。此时,媒婆为了自己的利益欺骗刘二姑再次上轿,使得抗争之路得以继续。

第三场“闹洞房”,是全剧发展的高潮点。从四位贺喜的客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胡家门口虽然一派喜气洋洋,可是屋内却凄清冷淡,宾客甚少。这一“静”与后面闹婚的“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衬托出了一种不正常的婚姻关系。而后当刘二姑发现结婚对象是年老多残的胡三俏时,那种由喜变惊再到怒的转换,让她不屑于胡三俏和媒婆的威胁和恐吓,言语与行动并用,强势闹婚离开,并最终在轿夫的帮助下前往何三孝家,达成心愿。全剧戏剧冲突曲折发展,最终完成了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对于包办婚姻等封建礼教抗争的胜利,实现了美好大团圆结局。

## 二、塑造喜剧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除了人以外无所谓滑稽,因此我们研究的对

象首先是人,是人的性格”<sup>[6]</sup>,对于喜剧来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尤为重要。而性格,又是人物形象塑造的中心。就像柏格森认为的一样,“高级喜剧的目的在于刻画性格”<sup>[6]91</sup>。《刘二姑吵嫁》之所以能够成为含弓戏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流传至今,与塑造出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密不可分的。

全剧首先塑造了泼辣、勇于追求爱情又略显无知的喜剧形象——刘二姑。第一场一开始,刘二姑就自报家门,“二姑我姓刘,幼小喜放牛,只怨属女流,遇事多别扭”<sup>[5]66</sup>,表明了刘二姑从小就喜欢做男孩做的事,像个假小子。而“成天要我楼上坐,描什么花,绣什么草,这倒头的针线事,我真吃不消”<sup>[5]66</sup>又道出了刘二姑虽然向往自由,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约束,导致她个性受到禁锢。所以当屋外传来锣鼓喧闹的声音,她开窗发现是迎亲的花轿,不禁让她回忆起自己与何三孝的美好瞬间,萌生起嫁人的冲动。这一描写凸显了她作为一介女流,敢于冲破封建枷锁追求自己的爱情的个性。当刘二姑风风火火来到堂前和父亲刘有贤“吵嫁”时,“说我脸老就脸老,道我胡闹就胡闹。今朝不依儿心愿,我许这桌椅条台一齐碎,金银财宝满地抛”<sup>[5]70</sup>凸显出了刘二姑泼辣的性格特点。而父亲要求请算命先生时,刚刚据理力争获得机会的刘二姑又起了小心思,她决定提前寻好算命先生,起先对算命先生说:“算得好,要说好,算得不好,也要给我说好哎”<sup>[5]73</sup>,结果被一口回绝。急切想嫁人的刘二姑此时将自己倔强的个性收敛,绽放笑容来挽留算命先生,并拿出元宝递给算命先生仔细掂量,终于买通了算命先生。在你来我往的攻势中风趣十足。第二场中,当刘二姑唱起彩楼配中把王宝钏说成“王钏宝”,把皇娘娘说成“皇帝娘”时,在双方的争执下,轿夫只好服“输”。这段争执不仅表现出刘二姑不屑于封建礼教陈规陋习的叛逆性格,又表现了她的无知和倔强。到了第三场,刘二姑在洞房中发现与自己结亲的竟是胡三俏,想要离开时,在胡三俏的威逼下说到“说我不敢你试试瞧,逼得我火冒三丈高……就势放你一把火,连你胡子眉毛全烧焦”<sup>[5]106</sup>更加反映出刘二姑泼辣的性格特点,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大环境下,追求自由以及美好爱情的精神品质。最后顺理成章让轿夫将自己抬进何三孝的家中,遂了自己的心愿。刘二姑的形象无不融进了浓郁的喜剧色彩,让人看了又笑又爱。

而刘二姑父亲——刘有贤,则是一个爱财如命的守财奴的喜剧形象。刘有贤一出场就令人发笑,

唱词中“平生爱的是大元宝”<sup>[5]67</sup>和舞台提示中的“刘付倾出袖内、兜内多处元宝，过数”<sup>[5]67</sup>，将刘有贤爱钱爱势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出他贪婪的丑。当他唱到“家有钱财堆山高，只苦无势硬不起腰”<sup>[5]67</sup>时，又反映了他内心自卑与软弱的特点。所以他一心想让自己的女儿嫁入门楣高的大户，好满足自己有钱又有势的愿望。这也导致了刘二姑至今未嫁的原因。当算命先生说到“我算命，错不了，闺女的八字有分晓，说她硬，硬起来泰山扳不倒，说她瓢，瓢起来又像烂稻草，幸亏是个女八字，要是男命就准糟糕”<sup>[5]76</sup>时，刘有贤毫不犹豫地夸赞算命先生算得灵算得准并询问应该何时出嫁，在得知算命先生提出“如果今日不动轿，娘婆两家都受遭，纵有家财保不住，弄不好要遭天火烧”<sup>[5]76</sup>的时候，视财如命的刘有贤惊恐万分，决定立即嫁走自己的女儿，让人哭笑不得。而没有嫁人的对象又让刘有贤惊慌失措、忐忑不安，种种表现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在金钱和权势面前，女儿只是他欲望的牺牲品。当媒婆告诉他年老、身患残疾，但家大业大的胡三俏可作为人选时，刘有贤毫无顾忌答应了这桩婚事。为求得自己的欲望宁可牺牲自己女儿的美好未来和幸福梦想，刘有贤始终追求一种毫无价值的东西。“把财产的死的抽象标志即金钱看作再现实不过的东西而死守着它，而且放弃一切其他具体的使人满意的东西，来追求这种无聊的享受”<sup>[7]</sup>，这种为了权势与金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行为，以及因为权势和金钱带来的内心变化，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制造出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他的态度表现得越认真就会越令人发笑。

全剧中，媒婆这一人物也并非简单走过场。作品刻画了媒婆利欲熏心的丑恶嘴脸。当刘二姑领着媒婆回家，媒婆发现刘有贤夫妇十分客气，又是端茶又是倒水，于是媒婆私下拿出元宝，说她是看在元宝的面子才来，一语双关，并且处处表现出刘二姑出嫁一事难办，诙谐滑稽，突出了媒婆的世故和刁钻。她为了尽快促成刘、胡两家婚事，在急速的赶路中不慎跌倒，丢失了元宝，四处搜寻才复得。在她看来，哪里跌伤了都没有元宝重要。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块元宝，并不是刘二姑给的那块，而是胡家的赏银。这个细节的描写表现出媒婆爱财如命外还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卑劣心理。当刘二姑搭回头轿返回家中，询问自己究竟是嫁去何家，不说清楚就不上轿时，眼看自己两头得利的愿望落空，狡猾的媒婆用自己的能说会道骗取了刘二姑的信任，说是因为女婿家境贫

寒，闷声大发才吉兆。而第三场，在面对宾客提前闹洞房时，媒婆又怕自己前功尽弃颗粒无收，所以故意拖延时间急忙出面阻拦，尽显出她的诡计多端和圆滑。作品揭露了媒婆的虚伪和丑陋，强化了剧本的喜剧性，带来了浓浓的诙谐幽默感，散发着“丑”的艺术性。

### 三、运用通俗口语化的喜剧语言

“笑，来自言词和事物。”<sup>[8]18</sup>语言也是造成喜剧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含弓戏《刘二姑吵嫁》，采用了直白的口语化语言，大量运用方言、土语，幽默诙谐妙趣横生。含弓戏发源于民间，作为大众戏曲，吸收了含山县的地方文化，所以在语言上，吸收了大量当地土语方言。如“哪有过女儿不顺教”<sup>[5]70</sup>表现出刘有贤对于刘二姑失规矩而不满的意思；又如在得知今日不嫁女儿就会人财两空时，“啊呀呀，我妈来”<sup>[5]77</sup>表现出刘有贤紧张手足无措的样子；还有“那么速”<sup>[5]82</sup>就是表示比较快的意思；再如刘母责怪刘有贤时唱到“不怪你自己太拗道，反怪我养女把祸招”<sup>[5]79</sup>，其中所说的“拗道”就是霸道的意思。还有“你吵糊涂着”<sup>[5]98</sup>这里的“糊涂”在含山的方言里读“活度”，你吵活度着。又如“啊呀呀，这怎得了？”<sup>[5]78</sup>表示出刘二姑母亲一种意料之外，不知所措的内心状态。剧中多现“老鬼呀”“我妈来”“一听此言魂头子掉”“蹦通了轿底”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口语化语言。除此之外，还夹带着歇后语，如轿夫唱到“小和尚拜丈母——少见”<sup>[5]83</sup>，等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语言，反映了含山地方人民的日常生活，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同时，也使作品通俗浅白，生动形象，喜剧效果十分强烈。

另外在剧中，对话也幽默风趣。如轿夫与刘二姑有这样一段的对话：

轿夫(唱)他是有名的“胡三俏”！

刘二姑(唱)不对，不是三俏是三孝。

轿夫(白)三孝？哪个三孝啊？

刘二姑(白)那你们讲哪个三俏啊？

轿夫(唱)你听着！这头上俏，一顶银盔终年罩！

刘二姑(唱)那是他常年喜戴大草帽。

轿夫(白)哈哈，是银草帽子！

刘二姑(白)是陈草帽子，陈草帽子。

轿夫(白)好好，就依你，再听着！

(唱)脸上俏，沥水田沟一道道！

刘二姑(唱)那是他汗水粘泥没洗掉。

轿夫(白)哈哈,是泥水条子!

刘二姑(白)没洗掉,没洗掉嘛!<sup>[5]92</sup>

正是因为方言中“三俏”和“三孝”的字音相近,听起来基本相同,才产生了这一段刘二姑与轿夫之间幽默的对话,增添了喜剧效果,令人发笑。

虚词的大量运用,也增添了作品的喜剧色彩。剧中多用“啊、呀、吵、吭、噢、哏”等叹词、助词,如剧中刘二姑用大元宝请算命先生替她说假话时,算命先生唱到“好好好,照照照”<sup>[5]74</sup>,一连三个“好”,三个“照”真实准确地表达出算命先生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通俗生动。当刘二姑吵嫁要摔父亲大元宝时,父亲唱到“啊呀呀,你不能摔我的大元宝”<sup>[5]70</sup>,这里的“啊呀呀”反映出了人物的一种紧张情绪,表现了刘有贤爱财如命,充满喜感。刘有贤得知今天必须要嫁走女儿,让人赶紧去找媒婆时,刘二姑唱到“啊哟,又要找媒婆费事的吵”<sup>[5]79</sup>,生动反映出刘二姑急切想

嫁人的心理。又如剧中轿夫与刘二姑的一段对话:

轿夫(白)哎,新娘子上轿还讲话啊?

刘二姑(白)哏,我这个新娘,不像旁人,不但欢喜讲话,高兴起来,我还要唱咧!

轿夫(白)咳,这我们真是“小和尚拜丈母——少见”咧。那你唱给我们听听吵?<sup>[5]89</sup>

这段对话中,虚词“哎”“哏”“咳”衬托出了刘二姑小心思实现,成功出嫁后的激动情绪,连上轿还不忘和轿夫打趣,欣喜若狂的她却不知自己将要嫁给胡三俏,妙趣横生,引人哄笑。

综上,含弓戏《刘二姑吵嫁》正是通过使用喜剧表现手法中的“计谋”来表现戏剧冲突,塑造出像刘二姑、刘有贤以及媒婆等喜剧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并使用大量的当地方言、虚词等诙谐幽默的通俗化口语,才使得它成了含弓戏经典的代表作之一。

#### 参考文献:

- [1] 中国戏曲志编委会. 中国戏曲志: 安徽卷[G]. 北京: 中国 ISBN 中心, 1993: 114.
- [2] 陈礼清. 含山文化丛书: 含弓戏卷[G].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5.
- [3] 苏国荣. 戏曲美学[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 259.
- [4] 康德. 判断力批判: 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80.
- [5]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 地方戏曲选编: 六[G].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92.
- [6] 柏格森. 笑[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81.
- [7] 黑格尔. 美学: 第三卷: 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92.
- [8]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8.

## The Comedy Construction of “*Liu Er-gu's Quarrel with the Marriage*” with Hangong Opera

LIU Chang

(Academy of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medy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drama of Hangong opera “*Liu Er-gu Quarrel with the marriage*”, the author holds that Hangong opera “*Liu Er-gu Quarrel with the marriage*” makes use of the technique of comedy to express conflict of dramas, shape the distinctive comic characters, and achieve strong comic effect via rich colloquial expressions. Therefore, “*Liu Er-gu Quarrel with the marriage*” has become one of the classic works of the bow, which has profound artistic and aesthetic meaning.

**Key words:** Hangong opera; “*Liu Er-gu Quarrel with the marriage*”; comic

[责任编辑 夏强]